

縫紉於抗戰歲月背後的血色 · 葛詩瑤 ·

——飛虎隊血幅蒐藏專家彭斯民老師

我國對日抗戰初期，空軍在武器裝備及性能均劣之勢迎戰日本陸、海軍航空隊，蔣委員長委請時任空軍顧問的美國陸軍航空隊退役上尉陳納德，赴美國尋求援助。雖過程中屢受挫敗與窒礙，然而在政策與立場的轉變下，美國總統羅斯福先生對日本的態度亦漸趨強硬，於是贊成陳納德為我國增援空軍，首先以援助盟國武器的「租借法案」，為我國提供一百架P-40型戰機，同時又准許退役或備役的美軍飛行員到我國參加志願隊對日作戰。同年八月「中國空軍美國志願大隊」成立，被稱為「飛虎隊」，由陳納德擔任大隊指揮官。至於血幅的由來，則是由於抗戰時期航空委員會為營救因作戰被擊傷的美軍飛行員，因為不會說華語、也聽不懂華語，特別

發給美籍飛行員一幟「血幅」，上頭寫著「來華助戰洋人，軍民一體救護」，並縫在飛行夾克背上或靠近身體的內側，讓飛行員跳傘求生時可藉此尋求中國人協助，不少美籍飛行員跳傘後均以此血幅得到中國人的幫助而平安返回部隊。在當年，血幅只印製了一萬幅，陳納德將軍將領取了其中編號「0001」至「0200」號的血幅，



彭老師分享收藏飛虎文物及飛機模型的歷程。

作為當時募款之用，其餘編號的血幅則配予來華參戰的人員使用。當時，陳納德將「0001」號以內的血幅贈予捐款者，每捐出當時六百美金者（換算約為現今的新臺幣一百廿六萬元）即可獲得。因此，無論是善捐者抑或投入戰役的軍人們，每一幟血幅都是那個大時代底下一個個獨立堅強的身影，而在彭斯民老師的辦公室內，我們可以看出這一個個身影所拼湊出的歷史軌跡，正安躺在那一幟幟的血幅上，無聲流轉。

彭斯民老師曾任職於遠東航空公司，在外派受訓期間意外地和當地的軍人、飛行員相談甚歡。有趣的是，當時某個人曾看見他護照上的中華民國國旗，並問他：「這不是King's flag的旗幟嗎？」以此便開啓了他們對於這個話題的話匣子，談及許許多多關於飛虎隊、血幅等，那一段沉重歷史背後各種有趣、新奇的諸類點滴和歷史故事，引發了彭老師對於血幅蒐藏的興趣與熱情。由於有年代意義的紀念軍品於「市場」上的價格和品質總是參差不齊、真贗難辨，一開始蒐集血幅的彭老師只能從低階且便宜好入手的「版本」開始。彭老師曾

經靠著批售美軍飛行夾克而為自己賺些「私房錢」，有著小筆資金得以運用的他，便以此為「學費」，開啓了他對於血幅蒐藏的大門與一種「無可救藥熱情的養成」。他指著身後令人眼花撩亂的血幅說著：「血幅一共有十六個版本，迄今我則蒐集了九十幅左右，獨缺第一版與最後一版。不同版本的血幅各自有著不同的細微特色與差異，有的血幅寫有不同國家的名稱、有的關防旁邊有著『借用』的字樣、有的則能發現布料有所差別、更可以發現有的血幅是浸泡過海水的呢

！有趣的是血幅在當時是印有各國國旗的，然而價格最高的是印有中華民國國旗的血幅。」他接著說，一開始蒐集血幅的他只能一點一滴、酌量分配自己資金來購置，無法一下子投入太大筆資金進去，然而隨著蒐集的時日一久，逐漸認識了許多當時參戰人員的後裔，因而有了更深層、廣闊的交流，也有更多的機會能去做文物的比對和研究，得以對其中的細節與各個不同版本的血幅有了深刻的學習。彭老師告訴我們，血幅所代表的不只是一幟布幅而已，更是抗戰當時一種

很獨特且意義深遠的精神，那是所謂的中美空軍聯手，所謂的軍民一心。而在那時所獲得的勝利背後，是全中國百姓的大力支持和軍民之間的互信互助，更是無數人與人之間、患難與共時代下彌足珍貴的真情。一幟血幅也許輕如鴻毛，卻是那一段歷史中永遠無比珍貴且帶有重量的一種象徵。著筆至此，才發現原來彭老師所蒐集的不只是一幟幟的血幅，更是透過蒐集血幅的過程，走進每一幟不同血幅的背後，那截然不同卻有著共同情感觸發點的故事和意義，也難怪這



彭斯民老師的收藏室內盡是琳瑯滿目的飛虎隊相關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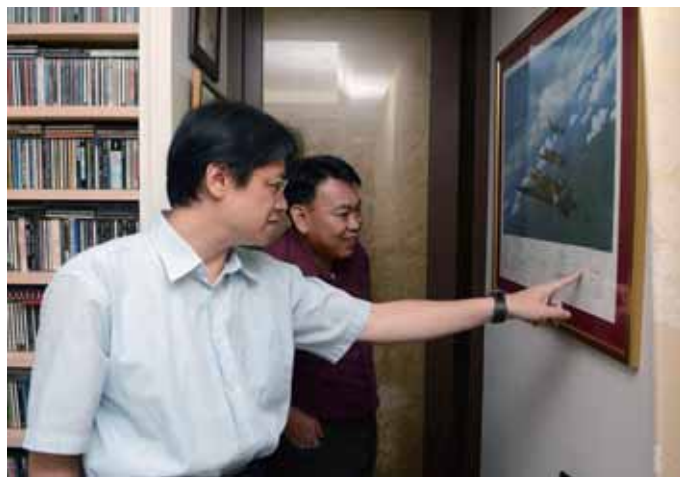


收藏品當中不乏當年陳納德將軍的舊照。

樣的熱情跟新奇能愈發深刻且濃烈地支持、感染著他。在介紹著不同血幅由來的同時，彭老師說著：「美軍是把陳納德和飛虎隊當成是一種榮耀的，更不會把他們當成是那時候的『傭兵』。他們更認為和中國之間是十分友好的，並有人那樣地告訴我，對我們來說，真正的美中合作是那兩面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以及我們的美國星旗。我們喜歡自由的國度，即使現在代表中國的五星旗，然而對那

一段歷史而言、對自由民主的友好而言，我們不會忘記你們在歷史上的模樣和現今民主自由的美好。」彭老師接著說：「他接觸過許許多多的飛虎隊員後裔，他們總會告訴我，對於他們而言，在抗戰期間與他們先輩并肩而戰的那個國家是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的中華民國；而他們也對位於中國大陸的巫家壩機場等地充滿懷舊的情感，因為那是他們的先輩真實生活過、奮鬥過的地方。」也許這是一種屬於歷史、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一種美麗矛盾，但是從未遺忘的，是那一段轟轟烈烈的歷史，無論走過幾十載、幾百載所傳遞、承接的教訓和意義。總能在彭老師的眼中，清楚看見他對於血幅的執著與深厚情感，他告訴我們在看到這些血幅之際，仍保有難以衡量及估計的感動，更不希望這些充滿時代意義的東西，一樣一樣地離開臺灣到了中國大陸那裡，他眼神中帶著某種光芒地這樣說著：「這些東西絕對不只是歷史的珍貴遺物，更是想要藉此告訴這個時代的你我，當初顛沛流離、艱辛刻苦抗戰的那個國家，始終存在、從未消失過，只是搬移到了一個不同於以往有

廣闊大地的地方。然而無論你我身處何地、不管政局如何演變，這是風雨飄搖過後的寧靜，唯有在平和靜好的歲月與土地上，你我才得以擁有一種難能可貴的幸福，來比對動盪與安穩的突兀、來思考戰爭與和平的意義。「血幅，那縫紉於抗戰歲月背後的血色，卻是彭斯民一路走來不只陳展在他的書櫃上，更攤放於他心中最柔軟之處的一種「家國的容顏」，擁有許多不同面貌，卻始終在歷史的片段中發光發熱，無限美麗。



彭老師仔細地介紹著飛虎隊文物的歷史。